

20 教会传统

CHURCH TRADITIONS

耶稣与当时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之间，所起的争论，并不是关乎摩西的律法；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仍然会觉得很奇怪。耶稣对律法的持守，是到了一点一划的地步的，（除了有一次有人利用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女人，要用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来套住耶稣以外），那些想要把耶稣抖下去的人，都只用了律法以外的理由。那些人如此懊恼耶稣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他违反了任何旧约经文，因为众所周知耶稣没有违反；而是因为耶稣挑战了长老的遗传、批评了长老遗传。

在《马可福音》里，我们看到过这样的话：“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，到耶稣那里聚集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，吃饭。（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；从市上来，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；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等物。）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：「你的门徒为什麼不照古人的遗传，用俗手吃饭呢？」”（可7:1-5）

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呢？问题的答案就是：在理论上，以色列人是把旧约圣经作为他们

的最高权威的；但实际上是略有出入的。犹太人实际上是更加注重另一套教义和作法的系统的，那一套系统被称为“长老的遗传”，或称为“口传律法”。

犹太教的法利赛教门教导人们说：当摩西在西乃山上时，神赐给他的律法不只一部，而是两部。一部是写下来的律法，又称摩西律法，记在旧约的经卷里。然而，第二部的律法，隐秘的律法，据说是单凭口传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。相传，这部隐秘的律法，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前不久，才公开亮相。当这两部律法之间、它们所教导的出现分歧时，以色列人就要去定夺哪一部律法，才是他们实际上的最终权威了。

即使你可以宣称，你有两部同等的最终权威（在这个例子中，就是旧约与口传律法了）；但你其实只能有一部，就是当两部权威出现分歧时，你真正遵守的那一部才是你的最终权威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以色列人竟然随从了口传律法，而把摩西律法——就是把旧约圣经——降到一个次等的地位去。实际上，法利赛人教导说——他们理直气壮的教导说——违反了长老的遗传是最应该受罚的，比违反旧约圣经更严重。

故此，我们必须了解到，在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全地都活在一套的教导和作法之下；而这一套的东西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，都完全违背了旧约所吩咐的教导和作法。然而，他们宣告说，这是神带领他们如此作的；因为他们的藉口是，这一套口传的律法，据说是神赐给摩西的。就这样，一套完全是人为的、人所创立的教导和作法，就把神话语里所写的启示篡夺了、代替了。并且他们还很有理的宣告说：虽然这些教导和作法是与旧约圣经背道而驰的，但它们乃是来自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要知道耶和華神是怎样看待这套所谓受默示的口传律法，我们只要看一下耶稣对它的评价就知道了：“耶稣说：「以赛亚指著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如经上说：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。」”（可7:6-8）

有些“人的遗传”引导了主的百姓去违背神话语里所启示的、所默示的传统。对于那些遗传，主即清楚又坚定的判决就是：伪善！根据主耶稣基督的说法：但凡是人所定立的作法，只要是违背了圣经里的作法的，人若持守它，就是“离弃神的诫命”了。

我相信，你肯定会认同说：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。我可以想像得到，我的读者现在会发表什么样的回应：

- “是的，阿门！以色列人真是太过分了！”
- “想想看，以色列人为了他们人为的教导、作法、和传统，竟然违背了摩西的律法。怪不得神要惩治他们了！”
- “说什么？光以人为的传统，就把神的诫命弃绝了吗？真是难以理解！”

可是，我必须告诉你：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基督徒所作的，跟他们是完全一样的。

当论到我们教会生活的经历时，我所指的是：我们那些传统、那些固有的作法，大多数基督徒都毫不犹疑的随从了、都运用了；这些作法，它们的来源基本上都与圣经毫无关系，就好像以色列人的“长老遗传”一样。这种事情真的是奇怪得无法用言语形容，使人难以置信。这些东西绝对不是来自于新约的经文的，乃是当耶稣的使徒们都离世以后——当新约都写完以后——才出现的一些人所创立、所实施的。

请理解，这些的传统，不光是与圣经不同而已，它不光是一种调整性的作法而已。它实际上是自成一套，与新约的典范完全抗衡着的。它不

光是经文应用的一些调整——因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所发展出来的轻微调整；不但在新约里找不到这些的作法，而且它与新约的典范是格格不入的，几乎在方方面面它都违背了新约的教导。它会叫那些持守它的人们，完全的、并直截了当的违背神话语里所启示的内容；这种违背圣经的事情，也就是耶稣所定罪的，耶稣即坚定又彰扬的定罪了它。

现在，我会指出一些事实，没有一位严谨的解经家、学者、或历史学家，会对这些事实质疑的。它关乎到新约时代教会建立、被组织起来的方针，是根绝耶稣的使徒们所传下来的，也是写在他们的著作里的——就是写在新约里的。我只会描绘一下，按照圣经的经文，当一群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。请让我重申：这些事实是如此清楚的被启示出来，以致没有一位严谨的学者会质疑它。

让我们来到第一世纪的中叶，来轻瞄一下新约时代里教会的情况。试想想你是一位当时的信徒，当你正在动身去参加自己教会的聚会时，你会马上发现，毫无疑问的发现，你正在往某某人的家去。故此聚会的人数会很少，而你是一个小团体的一分子、一个亲密的团体的一分子，团体里的其他人都认识你，而且都很深的了解你。这种亲密的概念，可以概括为一个大家庭。而在聚会中的任何一个时刻，大体的方向都可以形容

为亲切的、休闲的。当你与兄弟姐妹这样的聚集时，有两样事情会发生。

第一，会有一段集体分享交流的时间，其中各人都可以随着主的带领自由的参与；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有任何的时段次序。他们的参与包括：敬拜式的歌唱、祈祷、代祷。也包括人们带来的教导、或预言的宣告。也有分享知识的话语、智慧的话语——总之各人都可以自由的参与。没有人在前头带领着整个聚会。其实，当坐在某某家里的客厅时，大家都是面对面的坐着；而不是一排排的坐着，不会只看到前排人的脖子；这里也没有前台，没有人在前头带领着。全都是即时自发的、自由的、无框架的、受圣灵带领的。那里的氛围是敬拜的、敬虔的、休闲的、喜乐的。

第二，所有出席的人都会吃一顿饭。实际上，你们会一同吃一顿正餐——一天最重要的那顿饭。在进餐当中，会有一个饼、一杯酒，是大家分享的，这是要提醒聚集在一起的教会：耶稣是你们的特别嘉宾。虽然这是一顿家常便饭，但它也是一顿很特别的聚餐，它就是主的晚餐、主的桌子。在你们所居住的区域里，这个盟约的聚餐，乃是所有的信徒聚在一起，作为一个团体的教会，它把每一位都维系在里面，作为神家里的人。

另一样你很容易会发现得到的是，任何可能存在的领袖，都是非常低调的，他们很可能会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上，而不会坐在前头，不会取一个高调的位置。而且，他们纯粹是功能上的领袖；并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是有什么身份的、有什么头衔的、或诸如此类的东西。而且，领袖会是复数的，就是会有多位的。那些作领袖的男士们，全都是这个教会里土生土长。他们都是土产的——真正的本地人，而且教会里的每一位都极为了解他们。至于对他们的统称，（因为没有头衔），他们会被称为长老、照看的人、或监督（视乎你用什么圣经译本），也叫牧师或牧者（也是看你用什么圣经译本）；这些词语都是同义词，指着同一群人。至于那些有其它事工的人（使徒、先知、教师等）可能会偶尔经过他们的教会，应邀去帮助他们，但他们最终会离开，到别的地方去。当地唯一的全天候领袖，就只有那些土产的、年长的弟兄们。他们要确保聚会的形式总是开放的、即时自发的、自由参与的；而从前头去带领，乃是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措施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使徒已经教导过他们：这种措施并不合乎主的心意。

当使徒们的教导和遗传得到发扬光大时，教会的聚会就会象以上的情况一样了；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些教导和遗传就启示在新约的经文里了。而且，（请在这一句下面划一道红线，我又一次重申前面的一句话）：没有一个严谨的解经家、学者、或历史学家，能够合理的质疑以上的描

述。我只不过是把圣经里可见的简单事实，陈列出来而已。圣经里只启示了一种方针，用以教导信徒如何聚集、教会如何聚集、如何集体行事。那么今天，当我们作为教会聚在一起时，是应该如何来行事的呢？（而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，信徒们到底又是如何作的呢？）正如前面所指出的，我们不光是在作法上有所偏差，我们几乎是作得完全相反！

首先，我们是一大群人聚在公共的建筑物里。请问：相对于一小群人聚在私人的家庭里，这样作是否只是一种调整而已呢？不是的，它是完全相反的作法！

第二，我们的崇拜聚会是由前头的人带领的，（通常是）由受薪的专业领袖带领的；这种作法保证了各人不能按照圣灵的带领而自由的参与。请告诉我：相对于公开的、完全互动的、没有前台带领的、各人可以自由参与的聚会，这样作是否只是一种调整而已呢？不是的，它是完全相反的作法！

第三，在主要的聚会之后，（我们也看到了，新约里的教会，连一点点像今天的崇拜聚会的聚会，都是没有的），我们还向另一项下手了——就是饼和杯的圣礼。我又要问：那是从一同聚餐调整过来的作法吗？不是的，它变成了完全是另一回事！对于那些教导过初期教会分享晚餐的使徒们来说，这样的作法完全是不可思议

的。使徒所教导的聚餐，才是真正的主的晚餐！

（圣经里所用的希腊词语，*deipnon*，意思是每天最主要的一顿饭，通常是在傍晚吃的。）

最后一样，（虽然我可以列出更多的例子，但是这里的篇幅是有限的），我们是如何看待领袖的呢？相对于当初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在领袖的作法上，我们从教会之外，引进了阶级性的领袖、职位性的领袖；这种形态是把某种的正式职称，加诸于某某人身上。意思就是说：我们往往会让一位男士在上头带领，或者是用类似的作法；而且这个人几乎都是从外面聘来的、受薪的、专业性质的。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初那种非职位性的、多位的、土生土长的弟兄们，而且他们都不会因着这个事工而受薪的、都不是专业性质的。那么，我又要问：今天的作法是否只是一种调整而已呢？是否只是在表面上调整了一下、只是稍微改动了一下、稍微折冲了一下呢？不是的，比起耶稣的使徒们所教导的、比起当初教会所作的，今天的作法乃是完全倒过来的。当初的使徒们和教会，他们的观念是从哪里得来的呢？不就是从主得来的么！

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无论是哪一派的教会，都会有这种现象的。无论是天主教或长老会、英国国教或浸信会、无论是五旬节会或循道会、无论是主教派或播道会，当谈到教会的运作，差不多都是根据于同样的传统和教导的——就是那些在圣经写完以后才出现的人所传下来的，而且他们

教导了一些违背神话语的作法。前面提到的所有教派，都是以建筑物为基础的、都是有各样的宗教仪式的聚会的、都是守着饼和杯的圣礼的；他们所运用的领袖机制，都是在神启示的圣经面前肆无忌惮的。换句话说，虽然他们在枝节的事情上各有不同；然而，在教会的运作上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，都是与圣经的典范背道而驰的。

那些早期教会父老（那些在使徒们离世后，得取了基督教会领导权的人，历史给他们冠以这样的名字），他们作了不少美善的事，而被神大大的用过。至于本章所讨论的事情，他们却是狠狠的搞错了。我和多位基督徒，现在要呼吁：让我们弃绝、并否定他们所带来的那些错误的作法（当然，不包括他们所教导的那些合乎圣经的东西）。因此，也让我们弃绝他们传下来的那种完全不合圣经的教会生态、那种教会经验。正如我清楚的说过的，没有一位真正认识圣经的人，会挑战我刚才对新约教会生态的描绘、对新约教会作法的描绘；而早期父老们所作出的革新，是与这些描绘背道而驰的。

然而，我还坚持一点，这个也是我辩论的高潮，就是说：那些错误的教会生态、那些错误的教会作法，早期父老们是不应该教导那些东西的，他们作错了；而我们在多个世纪以来，一直的延续它、整套的延续它，我们这样作也是错误的。

以色列人因着他们所爱戴的----却是完全错误的、不合圣经的----“长老遗传”，竟然在多处违背了旧约。基督教会犯上了完全一样的事情，所不同的是，我们是因着“早期教会父老”的遗传而犯错了。在英格兰，我们称这个为“连环劫double-whammy”，现在我们也应该把它纠正过来了。我们要实行哪一个呢？是人的传统呢？还是神圣的传统呢？亲爱的读者，我还是把决定权留给你自己吧！

2005-05-31